

德陽市文史資料選輯

第十四輯



1996.12

# 德阳市文史资料选辑

## 第十四辑

(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
四川省德阳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封面题字 张昌文  
封面设计 周家寿

德阳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 
(内部资料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德阳市委  
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开本: 787×1092mm 1/32 印张: 5.5

字数: 121千 印数: 1000册

中江县印刷厂印刷 1996年12月印

德阳市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德文新字第210号

# 《德阳市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组

## 成 员 名 单

主 编 周维汉

副主编 李道鉴 朱大勋

编 辑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孔祥友 | 王周芝 | 王天翔 | 冯运保 | 李光伟 |
| 李银昌 | 周家寿 | 龚如君 | 管锡庆 | 衡小燕 |

# 目 录

## 长 征 回 忆

- 忆长征前后的坎坷历程……………  
……………王佩章口述 常峰铭 王德明整理(1)

## 迎 接 解 放

- 贺龙元帅到二中……………蒋松林 黄汉文 姜瑞良(19)  
一片丹心迎解放……………张诗乾(22)  
歼灭赵洪文国“冀热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”  
的经过……………张诗乾(29)  
解放德阳地区……………德阳军分区(33)

## 统 战 工 作

- 什邡建政初期的群众工作……………陈 光(42)

## 农业合作化

- 广汉农业合作化进程……………李春生 何雅宜(50)

## 人 物 春 秋

- 张容光先生传……………宁志奇(67)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彭明经生平述略·····    | 彭 波(71) |
| 李冰在什邡·····      | 徐式文(78) |
| 农学家张师古·····     | 傅正深(90) |
| 辨舌苔治病识玄机·····   | 王文铎(94) |
| 李调元在什邡的诗文画····· | 孝 雍(97) |
| 记近代诗人曾纘衡·····   | 王德明(99) |

## 艺 海 芳 踪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记绵竹书画大师姚 春 云····· | 王有贵(105) |
| 群众艺术工作者吕 武 塘····· | 于和荣(117) |
| 芳踪余韵留 章 洛·····    | 刘大励(122) |
| 清代中后期什邡县川剧探微····· | 曾会本(129) |

## 文 物 考 证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什邡战国船棺 群 墓·····     | 杨 剑 李江(136) |
| 船棺葬中出土的铜印章考·····    | 郑绪韬(143)    |
| 广汉三星堆出土铜人与治水有关····· | 邓亚曾(146)    |

## 社 会 民 俗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德阳建置问题与市县名 由 考····· | 管锡庆(149) |
| 德阳姓氏与地名姓名 溯 源·····  | 管锡庆(166) |
| 德阳宗族的来源及祠堂的兴废·····  | 冯 菊(175) |

## 地 方 特 产

- 连山手工挂面……………向启杰(182)  
中江县的蚕丝生产……………管 之 冯 菊(200)

## 人 口 体 育

- 德阳市计划生育回顾……………陈国荣(211)  
民国时期什邡体育记事……………杨子柏(216)

# 忆长征前后的坎坷历程

——广汉中学离休干部、老红军 王佩章 口述

(常峰铭 王德明 整理)

六十年前，举世瞩目的中国工农红军经受了信念和人类生命极限的考验，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。

## 步行千里当红军

1911年我出生在四川广汉新白乡缪家河坝漩水沱的一个世代农民家中。兄妹7人，我排行第三。从小在新丰乡小学念过书，因家中人口多，生活困难，14岁那年，父亲便送我去成都府（今成都市）西街的一家修表店当学徒。两年后，听人说有一个兵工厂要招工，那里的工钱多，我托人去说妥，便去兵工厂当了工人。

1933年秋，成都的学生都歌唱《东北救亡曲》，不久工厂也唱起来了。当时传说东三省被日本鬼子侵占了，伪政府出告示不准唱这首歌，并说是共产党在传谣。没几天警察局开始抓人，闹得社会上人心惶惶，有些工人跑到乡下去了。这时我的家里带信来说老人病了。我便请假回家看望病人。那时广汉更乱，当地政府下令清乡，抓壮丁，捉共产党，逼得许多年轻人都躲出去了。我在家住了几天，耳闻传说不



一：有的说共产党到川北去了；家里的人则说政府正在清乡、捉人，不如出去躲一躲，等待安定一点再回来。我便到连山乡住在一位朋友的家。他说金堂、中江有年轻人到川北当红军去了，红军是共产党的队伍，为穷人办事，不抓丁，青年人去就行。我问川北在哪？他说在南充那边。我便打定主意去当红军，他即给我凑了点路费。为了路上能顺利通行，我买了一把斧头、一把锯，用竹杆扛上，遇有人问，便说是修家俱的。

到了南充，一打听，人们说还要往北走，只要看见穿黑军服、帽子上有个红五星的就是。我一直走到南江县的一个镇子上，只见村边晒坝有部队在出操，走近去问一位军人：

“老总，你们是那一部份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们不叫老总，叫同志，你有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家住成都府，听说这边有红军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就是红军，你想当红军吗？”我说就是来当红军的。他便把我领到部队。队长对我说：“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，专为老百姓办事的，是红四方面军25师75团警通大队；这里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苏区，主席张国焘、总指挥徐向前、政委陈昌浩。”当时我十分高兴，从家乡步行一千余里，历尽艰苦，终于找到了红军，当上了红军。

### 西进长征过草地

1935年5月，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苏区的通（江）、南（江）、巴（中）向西进发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。部队途径广元就开始打仗，到达江油时，仗越打越大。再往西经千佛山、茂县、理番（今理县），天天都是行军打仗。有一天大队教导员召集全队队员讲话：“红四方面军要去迎接中

央红军，蒋介石阻拦，特调来胡宗南、薛岳、邓锡侯等部，他坐镇成都指挥，对中央红军也在进行围堵、尾追，我们只有边打边走，在茂县打掉了胡宗南的一个旅，又给我们添补了装备，直到米亚罗，情况才开始好些。”

7月中旬的一天，教导员又讲：“中央首长来了，几天都在开会，决定红军要北上去打日本侵略军。”当时才离开苏区不久，又才打了胜仗，吃穿都没什么困难，战士思想简单，当兵打仗叫到哪就到哪，都不在乎。那天大队长集合部队讲话：“这次北上要过草地，带几天干粮，马上就要出发。”走了个把月，在毛儿盖住了两天，教导员动员过草地。茫茫无际的大草原，没有人烟，向导都找不到，我们花钱雇了两个通司，会说汉话。这里筹粮困难，每人每天一斤粮，供给部发的青稞，大家炒熟打成细粉做干粮。进了草地后干粮也不能随便吃，只能按规定的时间吃，这是命令，犯了要受处分。

进了草地，走了三天，有的单位就说干粮没发够，已吃完了。部队领导说，干粮吃完了，只有吃野菜、野果。其实那里本来就无什么可吃的野果。草地连天降雨，积水泛滥，淹没行路，只好由前面专门探路的同志在发现泥潭的地方插个标记，以防止后来者被陷没。当时草甸也被淹没，到处是淤积水，水有毒，不能吃，陈年蓼草腐烂其中，有伤口的染上很快溃肿，重者成残废。有时不慎干粮掉进水里，捞起来也不能吃，遍地是水也不能喝，偶遇小溪，没柴没火烧不开，怕有毒也不敢喝，只有忍渴，艰难行军。眼看广大指战员的体质日渐衰弱，不少战士在行军中突然倒下去，再也起不来了。我们整整在泥潭里泡了五天，才走出了草地，到达了包

座，此时清兵点将，各单位都有一些同志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英勇捐躯，永远留在草地了。

### 水煮皮件当饭吃

北上到达包座，已是8月下旬，在那里住了十来天，只听说中央首长在看会，我们团的驻地离包座十几里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一天大队长开会说有任务，发了干粮就出发。队长又讲，向南走，不准问。当兵的跟着走，走了一天旱路，又进草地了。

9月的草地，气候一日万变，瞬时劲风夹着雪片，向露宿在草坡上的身着单衣，靠相互依挨、用体温借暖的战士袭来，内无果腹之食，外无御寒之衣，可谓饥寒交迫。每当离开宿营地，总会留有盖上一层白雪而长眠于世的红军烈士。我军指战员在革命信念的激励下，以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和高度阶级友爱，与大自然进行殊死搏斗。

干粮吃完了，战士们吃野菜、野果，吞嚼火烧水煮后的皮带、马鞍、皮鞋和枪背带等皮件。指战员们用豪言壮语自编了顺口溜：“身无寒衣肚内饥，晕倒爬起来跟上去，走到宿营地，”“天当被，地当床，暴风雨来了当蚊帐，”“天上无鸟飞，地上无人炊，茫茫草原，兰兰的天，只有红军亲眼见。”一把干粮，一条军毯，我传给他，他又传给别人。对每一个置身于这种死神随时来临的荒原的战士来说，首先想到的是战友和同志。

### 行军途中住医院

部队二到毛儿盖，休息了三天，团政治处主任对大家

说：“毛泽东犯了右倾错误往北跑了，他们是湖南人，不愿跟他们走的朱总司令、刘伯承总参谋长都是四川人没有走，我们是四川的红军，他们走不多远不饿死，也会被敌人消灭的，我们要在川西北开辟苏区。我们九军属总部直接指挥，马上要去打党坝。”

此时我生病了，不能吃东西，动不得，肚子胀得像鼓，几天没有大便。当时因连续过草地，长途行军，病号很多，一行动就只有大家互相搀扶着。不久把不能动的人交给了卅军。政委张广才讲，不管那个单位的伤病员，不能走的都送到卓克基医院。到医院又拖了几天，实在不行了。一天医院的同志找来一块肥皂，泡化成水，给我盥肠、通便，医生说是肠梗阻塞。人确实拖垮了。医院是流动的，又转到马尔康，到处没粮食，病号吃青稞粉，重病号吃玉米粉糊糊，一餐每人分不到两小碗；根本没药，就是住下休息，说不上治疗，经常都见有红军战士的遗体往外抬，心多紧啊！

冬天的马尔康，单衣不能御寒，供给部门弄了些羊毛分给大家，叫各自搓捻成毛线，发动女兵织毛衣。还有些羊皮，硝制成革，给每人做了一件无袖的皮夹克，暖暖前胸后背，白天能动的伤病员去捡柴，回来给大家烤火。伤口看着溃烂，开始用盐水洗、消毒，以后找不到盐，连人吃的也没有。医生讲，人常不吃盐也不行，后来有人想出法子，挖硝土熬水，过滤沉净当盐吃，又苦又涩。医院转到大金（今金川县），住了一段时间，已是36年4月份了，但那里仍似寒冬季节，气候多变，随眼看去，战士们都在浑身哆嗦，牙齿打架。

### 归队后任中队副

36年4月底，九军伤病员都想早日出院，议论纷纷。当时有人说：“九军没有了。”战士们一下情绪不安。院长给大家讲话：“要安心养病，不要听谣传。说没有九军了是乱说，要追究责任。”这一下再没人说了，说了的心里也很紧，害怕特派员来查问。

到了五月，五军过来了。院长说原九军的同志可以归队了，九军和五军合编了，统由五军管，军长是董振堂，政委是黄超，政治部主任是李克明。我和部份同志出院归队了，上级领导叫我还是回警通大队二中队，担任中队副。

### 重过草地听动员

7月初的一天，军部李克明主任在军直机关和纵队的大会上讲，党中央、毛主席他们去年北上到陕北后，打了很多胜仗，工作开展得很好，二方面军也来了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要会师陕北，全力抗日。大家要作好准备，再过草地，待供给部发了干粮就出发。这次我们走的线路还是毛儿盖、班佑，军直纵队走前面，大部队走后面。这次的路线比较熟悉，也要好走些。大家知道草地的困难，主要是吃、住，没有人烟的地方，一走几天，大家又要吃一次大苦了。热天过草地，要比去年9月的气候条件好些。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过草地吃点苦算个啥？部队首长和大家都是一样，同甘共苦，要发扬红军的好传统，团结互助，党员、团员、干部带头，帮助小同志、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，我们的任务是走出草地，走出草地就是胜利，第一个目标是到包

座。

会后大家议论纷纷，首长讲得清，毛主席他们到陕北了，不知道是哪个当官的乱摆佈，叫我们在这里转草地，一个连队几过草地把人都给过完了。我说，北上南下都是上边的事，咱们当兵的叫走哪就走哪，不要乱猜想，说错了特派员来查问就麻烦了。

两天后，李屏仁参谋长在军部机关召开的会上讲：原计划每人发10—15斤干粮，因筹不齐，每人只发七、八斤，另外筹集了部份牛羊，分给各单位，可抽调些不扛枪的小同志，组成牵牛队，行军时拉着走，住下就放牛，吃完粮食就杀牛；吃粮要听命令，按规定的时间和定量，不准乱吃，犯了要受处分，因早吃完会饿死在草地的；杀牛要先报经营部批准，营里规定杀一头牛吃几天，除了皮子外，头、蹄、内脏都必须吃干净，绝不能有丝毫浪费。会上，还发了《吃野果须知》的小册子，叫连队干部教会战士认识和采摘野菜、野果。他又讲，原准备给每人发一套衣服，三人一件雨具，五人一条毯子，30人一个帐篷，因部队人多，需要量大，途经的地方又穷，筹集不起，所以都取消了。口粮还将在北上途中设法添补，别的什么也没有了。

### 北上三次过草地

1936年8月，我们北上第三次过草地，是走芦花、毛儿盖。战前动员后休息了两天，军部即命令军直纵迅速前进，前边就是茫茫的草原。8月的草地还是高温，白天35度左右，夜晚都不下25度，人们成天像泡在热水塘子里，没有多的话，你可静听：“加油跟上，走好”。大家只有一个信

念：“走出草地就是胜利”。一天虽只走几十里，确实是人困马乏。三、五人相互拉扯着前进，提心吊胆，随时有陷入泥潭淹没的危险。碰上草墩子就休息一会再走，天黑时要找一个大的草甸宿营，此时各排要先报告又走掉了几个人。整整走了7天才到包座。进草地之后，没有吃饱过一次，每天泡在热泥浆里，每前进一步，都要使出全身气力。最后两天确实太难了，有的人走着走着身子一歪，眼翻几下，来不及说话，就长眠于草原了。他们实际上多是饿死或累死的。

7天的草地行军，要比旱地走一个月还难。我们部队从黄胜关出发时的118人，到班佑后还有92人，总共牺牲了20多人。

### 巨石砸我负重伤

在哈达铺休息了三天，补充了一些干粮，部队朝岷县方向进发了。腊子口是甘南较大的一座山的门户，也是我军必经之地。过去这里从来没有什么驻军，去年中央红军经过这里后，国军驻天水的鲁大昌奉命派部队把守这个通往草地的关口。出发前我们没有听说山口有什么军队，那天中午休息后进山时，走到山口，抬头一看，山高沟深，两山夹一沟，站在沟底看不见天，队长走前边，我走后边。狭谷要走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过得去，路很窄，队形拉得更长了。队伍正走着，前面传来口令：“山上有敌人打枪，后边的跟上。”我督促大家紧跟前进。话音未落，一块巨石从天而降，还未来得及躲避，我就被砸在路下三四米处的一个石坎上，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了，甦醒过来时，才发现自己和死人躺在一堆，

摸一下全身是血，试了几下，爬不起来，已经不能动了。忽然听见路上有人走动，便用力呼叫：“救人！”下来一看，正好是团里的张参谋。他使劲地搀扶我，身子也起不来。他说：“你的腿有问题，等我去叫人来。”停了一阵，教导员带人把我抬到军直急救所，全医生给我包扎过后，打了针，王维主任前来看了后，即叫担架送我到锁龙镇总医院。锁龙镇是岷县北面一个较大的镇子，医院住在一个大寺庙里，伤员很多，我的腿在医院已作了治理，那里比川西北的条件好，吃的粮食多，也吃得饱，对伤病员恢复健康好多了。

### 伤残红军留甘南

9月底的一天，院长给伤病员讲：“大军已经过去，不少伤病员也已归队，上级命令我院去赶部队，确实走不动的，就留此休养一段时间，恢复了健康再归队。经医生检查，现有30多个同志只有留下，我们已和老乡说好，留下的同志每人给四只羊、两人给一头牛，作为今后的生活来源。每人另给三块银元、一块鸦片烟作自用，各人保管。”当即点了留下同志的名，其中也有我的名字。

当日午后，医院通知留下的同志带背包到院部集合，管理员给大家发了钱物，并把我們带到村边，老乡赶着牛车在那里等候，教导员把留下的同志分别交给了老乡，同时按人头分点了牛羊。我们便上车随老乡走了。约赶了十多里路，到了一个村边，赶车的人说已经到了。一下车就有老乡来接人，他们都很热情，搀扶伤员，肩扛背包，并按早已分好的人数，各自领着走了。

我和另外四个同志分在一家，房主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大



房，里面有大炕。五人住下后，心里都不踏实，当天晚饭后，我们凑在一块议论，大家七说、八说，都认为这里比镇上还困难，汉、回、藏民杂居，语言复杂，话都听不懂。医院领导不是说过大部队已经过去，我们留在这里谁管呢？反正不能在此等死，不如回去找部队，意见一下就统一了。

### 散失红军收容队

当晚我们彻夜难眠，好容易熬到次日黎明，天还不太亮，大家即收拾行李，互相搀扶着返回了锁龙镇。哪知医院早已于头天晚上就出发往北走了。几个人像没有娘的孩子，坐在路口等候。路上不时过来三五成群的落伍人员，我们便向他们打听后面还有无人来？那些人说：“还有，董军长还在后边。”我们一直等到上午十点过，董军长带了一队人马过来了。我们向军长汇报了留下的情况，一致要求随部队走。军长一看，我们跟部队走也有困难，便叫一位科长给了匹马。并说：“你们还离不了拐子（即拐杖），只能跟着后边走，把路上掉队人员尽量收上，从草地走出来不容易呀！带出去一个，就是一颗革命的种子。”

他们没给留路线图，我当时只想跟着红军走过的脚印走就对了，就这样我又自然成了一个收容队长。大家都带有干粮，照着前面的脚印走，累了坐下休息一会，天黑进村找地方住下，连续走了两天，一下就成了两百多人的大队伍。

### 两遭匪劫人马散

一天上午，我们收容队才走了十来里路，到了岷县、武山交界的一个山梁子时，只见迎面来了两个老乡，他们走得